

孙见喜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危崖上的

贫平四

流浪创作

情变风波

心灵苦旅



孙见喜 著

危崖上的

贡平山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崖上的贾平凹 / 孙见喜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360-5322-9

I. 危… II. 孙… III. 贾平凹—长篇小说—文学评论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5388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加联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棠新西街 69 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3.5 1 插页

字 数 35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大賀平山

目 录

第一章 第四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一章 贾平凹墓 1

他说：感觉哪儿都好着哩，哪儿又都不舒服。我说：一个人身体有没有病，看四条就能判断，只要吃饭快、拉屎快、睡觉快、走路快，这人就是好人。他说：我睡觉快，拉屎也快，走路也罢咧，就是吃饭不太行。

第二章 饥饿写作 29

各自都很自觉，不多不少只吃两穗，没有产生矛盾。我再一次感到俊芳及时提醒的“8”多么英明正确！俊芳吃着，忽然感叹说：在城里，八个苞谷棒子，顶多一块来钱，用得着这么担惊受怕当贼吗？平凹则说：买的哪有偷的味道鲜？

第三章 婚变前后 53

韩向我哭诉事件过程，言平凹与人有染，她是受害者，我就抱怨平凹何以如此做事。韩要求平凹把第三者的情况说清楚，并做出承诺，贾不允，言正当同志关系，无诺可承，就此我陈述个人观点，耗时四十分钟。

第四章 争夺奇书 71

连成是我的探子，我曾布置他监视平凹动向。但现在木已成舟，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就此向丹萌诉苦，丹萌说，平凹鬼得很，连成能把他看住！连成也有委屈，他说，见喜哥，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外省几家出版社都说，不管陕西出的价码有多大，他们都要往上再搁两万！咱肉疙瘩磨不过石头啊！

第五章 相约魏侃 89

平凹说：“一次在北京一个会上见到冯骥才，他要和我照相，我说我不跟你照。他喜欢和人开玩笑。后来北京一位作家告诉我，你见了冯骥才，他一米九，你一米六，你不要跟他握手，只远远跟他打招呼就行了。”魏侃肩膀一抖，下了一个决心：“我还是要跟你照相。”

第六章 月夜坝声 117

正遗憾时，刘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说，他已骑车走了一段路，心中突然觉得需要回来一下，至于回来做什么他说不清，但冥冥中有一个意志迫使他回来。回来一看，原来是平凹在等候，就嗟叹：“真是灵犀相通啊！”平凹笑言：“咱们都是小个子嘛！”

第七章 风声乍起 149

平凹抱怨白浪：“外地一些读者纷纷写信打电话问：《星期天》是否在造谣？《废都》怎么值1000150元？还有整有零，真的似的？”白浪就笑弯了腰，解释说：“那是我们的失误，中间掉了一个‘字’字，闹了大误会，实在抱歉。”

第八章 自我检讨 187

我趴下细看，米粒般的小字写的竟是一则“自我检讨”。我问：“你犯错误了？”他有声无声地嗯了一下，我再问：“啥错误？”他不应。我又问：“男女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泄漏了组织机密？违犯了民族政策？”

第九章 万象皆废 221

庄之蝶身上有我心灵上的东西，但庄之蝶绝不可能是我。《废都》出版前，我被文坛说成是最干净的人，《废都》出版后，我又被文坛说成是最流氓的一个，流言实在可怕。……现在西安人将书中大小人物对号入座，甚至有几个女人来告我说，唐宛儿写的是她。

第十章 直上危崖 281

个人心态衬映着社会文化——心理模态，个人苦痛升华为荷负着民族文化心理的“原罪”痛苦，个人的奋斗升华为民族文化双重转型的突围，个人的自审升华为对民族文化现在氛围的“求缺”与反省。甚至在深层达到了对人性的终极拷问与终极关怀。

第十一章 孤独落寞 311

一次，我去看他，吊针滴着，电视开着，他人却歪头瞌睡着。我坐在他旁边的另一只沙发上也想睡一会，刚闭上眼，他却说话了：“人咋这么脆的，说不行就不行了。”我没应，想他还在念叨自己的病。

后 记 357

附录一：等待的石头 361

附录二：贾平凹著作版本总目 363

附录三：研究贾平凹及其创作的专著目录 371

危崖上的贾平凹

第一章

贾平凹墓

他说：感觉哪儿都好着哩，哪儿又都不舒服。我说：一个人身体有没有病，看四条就能判断，只要吃饭快、拉屎快、睡觉快、走路快，这人就是好人。他说：我睡觉快，拉屎也快，走路也罢咧，就是吃饭不太行。

1992年阴历2月27日，平凹携妻女从西安回到棣花，为父亲办最后一次祭祀活动。贾彦春先生逝世于1989年古历8月11日，生日是2月19日，商州的讲究是老人死后三年之内，要像生前一样每年都过生日庆典，而在逝世后的前三年每逢忌日亲戚朋友都来聚会悼念。而平凹的生日是2月21日，他弟弟说了几次，一定要在家乡为哥哥过个生日。如按常规，这一年连办三个节事，是很劳人的。平凹家里人手又少，按当地风俗，像平凹这样的人家办如此节事，少则三五十席，多则百十席，如此大的应酬是一件很够负担的事。今年是父亲三周年，三周年一过，灵魂西归，儿孙不再举办任何悼念节事，只在春节里每夜送灯烧纸、清明里祭坟挂纸就行了。为此，平凹便函和母亲及弟弟商定：将三个节事合并，一日里过！免除重复待客的烦劳，也让亲戚朋友省事。平凹回家的第二天，亲戚朋友聚集一起，平凹身穿丧服、戴孝帽，走在前往牛头岭墓地的人群前边。墓地四周，贾佳（弟的儿子，生前最受爷宠爱）栽的四棵千枝柏已高过人头，人们同平凹弟兄一起为坟堆重新培土、整修墓地，然后上香烧纸、五体投地……

家事尚未料理完毕，一个紧急电话又把平凹召回西安。是关于市文联筹办刊物的事。市文联办过一份综合性文学月刊《长安》，但在1989年以后停刊了。作为西北文化重镇的西安，没有一份与她地位相称的文学杂志似乎说不过去。于是，文联打了报告，市上领导就指示由平凹牵头筹备，并希望尽早出刊。但办刊物不像摆夜市饭摊，办刊物一要人、二要钱、三要办公场所、四要作家支持；这些都是具体事务，都可以由宋丛敏和王大平两位老编辑去跑，反正大政方针已经批下来，事情怎么办只要有人盯着就行。要紧的是刊号一时批不下来。市上的红头文件早报到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省出版局也于去年就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呈文申请，平凹访问美国回来也曾滞留北京找有关部门疏通。口头都答应，说要办纯文学的刊物当然支持。但因好多省市都申办刊物，署里就排队审查，时间上就需要等待。批文不下来，市文联就一次次派人赴京，一次次补送材料，包括已有多少经费、多少平方办公用房、主编履历、编辑组成、栏目设置，等等。

平凹担任主编，报上去了；宋丛敏、王大平担任副主编，报上去了。适此万事备齐单等北京佳音之时，他们内部却有了新的想法。杂志要办成纯散文月刊这一点早就定了，只是在刊名上众说纷纭难以决定，甚至报了改、改了报，终未确定最佳名称，事情又不能再拖，就召平凹回来一锤定音。

平凹看着一大堆候选名称，一时里也头有斗大：《西北风》、《西北角》、《黄土地》、《黄河水》、《秦风》、《泾渭》、《太白》、《新长安》等等，平凹发现《新长安》三字下有人划了一道横线，问人这是啥意思，人说这是领导的意思；平凹就说选领导的意思报，领导的意思报到了省出版局，省出版局说这不像文学刊物的名字，就又改成《长安文学》呈上北京。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对这个名字，平凹始终觉得不大理想。但他说，先推着往前走，名字再慢慢想。于是，新调的编辑立即上岗，组稿的信件发往全国各地。

编务会上，大家再一次分析全国文学刊物的现状和前途。散文刊物，在全国有影响的是天津的《散文》和广州的《随笔》，另外河北的《散文百家》和福建的《散文天地》也刚开张不久。在这样的天地里，平凹这一伙人要开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没有独特的视角和力量显然不行。有人提到平凹八十年代初创办的《散文报》，平凹说，那时年轻气盛，办事靠一股热情，现在要冷静要宏观天下大势。他介绍一本中国古典文学的书，说他非常喜欢文后的短评，精小而美丽，过目不忘，而现在的散文弄得很琐碎、很干、不鲜、内里无气韵流动，特别那些专业散文家的作品，形成了固定的程式。我们这个刊物，要避免这条路，要继承中国古典散文的精华、研究五四传统、不搞浮艳的花花草草，要注重从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建筑家、自然科学家甚至电影家及野庙古碑中寻找好文章，要搞大境界的东西，从题材题旨到意境，都要大一些，是概念上的大散文。

三说两说，“美文”两字就反复出现在大家嘴上，老宋吼一声“《美文》”，平凹一拍桌子，大家就说：“定了，就是《美文》！”平凹说：“打死都不改了，就这啦！”就立马向北京发了补充报告。

1992年5月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下来《美文》的刊号：

ISSN1004-8855/CN61-1236/I；这是国家级连续出版物的统一刊号，允许进入国内外图书市场。该刊的识别条码也随刊号同时发下。编辑部人员欢呼雀跃，当下兵分四路往中国的东西南北去拉稿，平凹却沉重了脸，说：“不忙。我说几句大家走在路上好想。一是编辑部要团结，齐心协力办杂志；二是外出组稿要讲方法和策略，我当编辑的时候有人传授了：老实法、谈心法、磨缠法、拐弯法、亲戚朋友爱人情、人顺杆子爬法，等等；三是坚持大散文观念，人人脑子里要有一个大概一致的办刊宗旨。”

老宋说，办刊宗旨，平凹写了一个，但他的意思是大家去各人凭嘴说，这样灵活，也显得真诚。大家就说，那不行，说走嘴了咋办？说漏嘴了窜嘴了咋办？既然平凹有现成的，人手一份不是更方便？也好提高工作效率。于是，连夜赶印，第二天一早，平凹宣讲，大家校对，编辑部里时而静如太虚，时而哄堂大笑。

平凹朗读他写的创刊词，仿佛面对着全国的读者：“亲爱的读者，我们开办了这份杂志，这份杂志是散文月刊，名字叫《美文》。我们倡导美的文章。为什么办的是散文月刊而不说散文，却说是文章？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确实不满意目前散文的状态，那种流行的、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涵义是越来越苍白了……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中外文学史已经证明：真情实感在，文章兴；浮艳虚假，文章衰。文学史上之所以有大家，大家之所以出现，就是在每一个世风浮靡、文风花拳绣腿的时期有人力排陈腐，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灵性……”

“我们的杂志不可能红爆，我们不是为了有一个舒适而清雅的职业办杂志，也不是为了敛钱发财，我们的杂志挤进来，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

“我们的鼓呼，虽然竭力却可能微乎其微，但我们确是意气相投的一帮散文的爱好者。我们涌动着一种崇高的感情而勇敢起来办这个

刊物。我们是一群声音不大的小狗，挥动的可能仅仅是大人肩头上的小孩子手中的小三角旗子，所以我们相信读者会可爱我们、可爱我们的杂志，为我们投稿，为我们提建议把杂志办好……”

大家说这是编辑部的“一号文件”。

“一号文件”全票通过，大家提议与主编共进午餐，老宋就在身上掏钱，满共二十块，吃什么呢？平凹说，羊肉泡馍吧？羊肉泡馍就羊肉泡馍，一人一大海碗，王大平说就算为各位壮士饯行吧，盼望大家都有个好收成！有人就即兴唱歌，众人附和：“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到咱们的《美文》去！”

编辑们就是带着如此激动的心情奔向全国各地的。从陕南调进的陈长吟在南国组稿时用诗一般的语言向作家们游说：“《美文》编辑部设在莲湖巷。莲湖巷和莲湖公园一墙之隔。《美文》的窗下就是公园，人在风景之上，美在刊物之中；荷叶青碧，莲蓬粉红，微风荡漾，花香扑鼻，市声远去，幽静天成，临窗读美文，很对文人的心境；朋友们到西安来，看了兵马俑就到《美文》喝茶，祭拜了黄帝陵就来《美文》吃酒……”

编辑归来，收获颇丰。平凹依次评价每人在外的工作：“长吟不淫，好。志清不请，好。穆涛不掏，好。安黎不犁，不好。老宋不送，不好。太平不评，不好。”请是请吃，掏是掏钱买礼物；犁是犁地，安氏在黄土高原上有责任田，二老有病曾叫他回去种田；送是往某处送字画以打通关节；评是对稿子总体和各篇要作出评语。编辑们都知道编辑部经费紧张，所以在外找作家都是干指头蘸盐凭关系硬蹭哩。安黎全身心投入工作无暇顾家；王大平是因为正在从中国古典文论的角度寻找“大散文”的历史依据和《美文》的经典之作，他是这本杂志的理论神经，平凹要求他的神经反应要快速准确。

创刊号稿子集齐，平凹终审。

他一边阅读，一边在稿笺上写下批语：“《卖车记》：要注意选发此类贴近现实生活的作品。《石钟山乱弹》：这类文章应注意采用，虽然写得太学者化了点。《五十心境》：前头和前半部确实不错，后边拖了些。能否改动后边。彻底模仿生活会失去散文的独立品格。

《初恋之恋》：这是文学新人张青野的自然来稿，写得平实，但很感人，文字很干净。《儿子》：何立伟是有灵性的，要用。”

篇目审定，平凹又针对几篇重要稿件写了“读稿人语”：“读老作家文章如进寺遇长老，想近前又不敢近前；不敢近前，怕他早看穿了肠肠兜兜，不近前又不知那是一双什么佛眼，如何看我几多忙人？《读五十心境》，说尽了不惑，到底还惑。想起一友人游杭州归来，极力夸赞某公园门口的对联怎么怎么好，问对联内容，他说：上联是啥啥啥啥啥啥啥，下联是啥啥啥啥啥啥春。他只记得最后一个字。王中朝淡，《雾村》懒，一个是老僧吃茶，吃茶是禅；一个是黑中求白，乖人说愁。周涛善冰山崩塌，与之可论天下英雄。何立伟独坐听禅，你只能意会他却能言传。同是女人写女事，《我与董小宛》人为狐变，《小黑》狐为人变，《我开餐馆》华而不实，却有独立之姿。”

二百来个字，评点了十二万字的一本刊物。

刊物的封面和《美文》两字，平凹要求大气而厚重，他曾托我从香港版的《书法大字典》里寻找老宋体字，而且最好有一点残缺，如古碑拓印的效果。内文版式，平凹要开阔清朗，注重文字本身，不要花花草草的题头尾花什么的。但封面校样拿来，大家认为底色太重，红色刊名沉而不稳，整体效果陈旧，放在书摊上跳不出来。征求大众读者的意见，一位工人把刊名念成“美女”，一位办事的青年把刊名读成“姜文”；一时纷纷扬扬，老宋就把样子送正在外地写作的平凹裁定。平凹放在阳光下，站在三米外眯眼一瞧，过来提笔在《美文》旁写了“大散文月刊”五个大字，原样退回。

王大平说：“拉出这个旗号，只有平凹敢。大，是气魄。”

有人说，这个提法太霸气。编辑部的人却说：“这是我们的气度，也是我们采用稿件的范围。”

平凹继续在关中北部山区写作。中国文坛有关贾平凹“艺术思维方式”的讨论却产生了几种观点。有代表性的是李星发表在东北的学术刊物《当代作家评论》上的专论：《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关于贾平凹艺术思维方式的札记》。

李星写道：贾平凹最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我以为可以用感应式

的艺术思维来概括。“感应”一词古已有之,《易·咸》中云:“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相与”,“多咸相应”。这最初是一种宇宙论概念。后来又成为佛教名词,指信仰者的虔诚感动了佛及佛的回应。《三藏·法数》说:“咸即众也,应即佛也。谓众生能以圆机感佛,佛即以妙应应之。”《淮南鸿烈》说:“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物天下者也。故精神感于内,形气动于外;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万有以相连,精浸有以相荡也。”董仲舒更由阴阳五行而发展成“天人感应”哲学。“感应”作为人与自然、人的精神与外物相互作用的辩证哲学,被一些研究家认为是早期系统论的宇宙图式。在诗学领域,“感应”思维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形象思维方式,它受启于禅,与“妙悟”、“感悟”紧密联系。《沧浪诗话》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宋人说:“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说明“感应”和“灵感”在艺术思维中有普遍性的规律。鲁迅也说过文艺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所以说感应性艺术思维对创作主体心性、心境有很高的要求。徐复观说:“虚静之心,是社会、自然的大来大往之地,也是仁义道德可以自由出入之地。”苏东坡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谷纳万境。”这就不仅是文心的状态,而且是人格境界,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和达到的。而贾平凹的心灵、气质、精神、人格,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磨练都使他散发着静虚感应的辉光。还有一条就是贾平凹不懈的艺术实践,创作的感知又时时回灌他的“寂默”之心。他说,文有文道,人有人道,而人道又与文道是相通的。“艺术家的最高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他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他对这种艺术思维方式的自觉。

李星说,感应的主体自然是人,是我,但这里的“我”,既非宗教意义上的排斥一切人的合理欲望的我,也非西方个人主义无限扩张着的我,而是充分文化人格化了的我。在艺术创作中,“我”虚怀若谷、心似明镜、寂默精神,“我”感应着人间宇宙和自然社会,与之融为一体同步律动。这种主体意识的积极参与,是对自然内涵和社会

深层的寻求和发现。

平凹说：“真心身的人生社会的体验，是创作的‘蹈大方’处，真用不着注意那些技巧，技巧自然而然就会有的。踩上了正道，创作并不是什么十分受累的活计，只要放松，也就是不要有‘我在创作’的心态，天才也便产生了。”李星认为，这种脱了壳的心怀，宏放雄大，平和大涵，充分放松了的主体，是更洁净更开阔、要求更高的主体，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和人生的境界，也是一种值得艺术家追求一生的人格的高山。感应思维的主体心灵是一面高灵敏度的反射镜，是无涯无际的艺术天空，小到芥豆之微，大到宇宙人生，社会现实的万千姿态，都能得到它的应和，都能在它里边发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这种在存在之上所建立的意象世界，是一种大，是一种全，有形而下的具体，又有形而上的高远和深邃，大和全的抽象意义是对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怀和思考的结果。一块无人问津的丑石是不大不全的（《丑石》），一个风水先生爱上了财东的四姨太（《美穴地》），一个山里背媳妇的壮汉爱上了他背来的媳妇，几次救了她的命，最后又因自己圣洁的家而致她于情耻的死地（《五魁》）也是不大不全的；仅仅赋予丑石以物有其用的意义不算全，赋予风水先生和五魁之爱以社会、历史、文化的意义，也不能算全算大；但由丑石之用悟到人经磨历劫，到天生我才必有用，到人之价值的实现，由风水先生、五魁之爱悟到人对美的执著追求，人对幸福的向往，人的热情和局限，美在人心永存，它就发现了从人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存在到人性、人的生命、人的感情世界的极大极全的景致。不只这几部作品，也包括《天狗》、《黑氏》、《火纸》、《故里》、《远山野情》、《冰炭》等等，都表现了贾平凹对存在和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心和思考。贾平凹大量作品的意义就在于他永远追求着人的心灵及其生命的阳光，关怀着曳尾于人生之途的人的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很少有像贾平凹这样具有点石成金的才能和艺术想象力、穿透力的作家，他创作面对的题材可以琐碎、怪诞、滑稽，可以有时代和地域的限制，但他却能从具体发现一般，从委琐、畸形中发现庄严和完整，使他们的蕴涵像电磁波一样扩大、升华。同样的题材在贾平凹这种高灵敏度的感应主体面前，都

会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义，发射出不同寻常的光彩。按平凹的说法，就是“它妙在逼真得到了抽象，抽象得又归于逼真，穷极物理，若不可言出，囫圇地使你感受到了天地自然充盈饱和的人情的东西，美的东西。”

《西安晚报》于5月4日头版刊出：“贾平凹4月30日接到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录中心的通知，他的生平简历已列入将于今年12月出版的《马奎斯世界名人录》。该《名人录》具有九十多年的历史。自1989年贾平凹被选入美国传记研究中心等几家世界权威的名人录以来，这是第三次。”

国内文化界不少人都知道，国外有些《名人录》只要交钱就予入选，有些产品只要付款就给发奖。对此，平凹说：“人都知道我蠢，叫我交钱买个人选名人录，我还心疼我的钱哩，我要保持我高的名节。”

读者马迅和父亲都是贾平凹迷，父亲是教师，喜欢现代作家，在当代作家中，他对贾平凹情有独钟。一日，为贾平凹的年龄两人发生了争论，父亲根据一本书上十来个字的简介推算出了平凹的确切年龄；而对《文友》杂志上一位作家的头像，两人又做出了不同的猜测，父亲咬定是赵树理，而马迅说是贾平凹，他的根据是“单眼皮、厚嘴唇、长脸”，经查目录，是儿子说对了。父亲问儿子凭什么？儿子答：“凭脸，反正很面熟，好像脸上写着《丑石》。”这位父亲除了写东西、养花、吃饭之外，就是收集贾平凹，读他、谈他，有时还亲热地骂他：“这小子！”马迅父亲的一个学生是当地的诗人，他告诉说，有人将贾平凹和张贤亮的作品同拿给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外国专家，问他如何评价。这个外国专家说：张贤亮的作品有灵气、有才气，贾平凹却很平淡，作品里好像什么也没写，但阅读起来还是放不下，不知为什么。这一家，每有朋友来访，父子俩就滔滔不绝谈平凹，有时争得面红耳赤。马迅说，贾平凹是他们家餐桌上的茅台酒和对虾。马迅花三元四角钱买了一本《抱散集》，父亲硬是夺去要先睹为快。

平凹收到孙犁来信，信中对办《美文》谈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孙犁说：“知道你要办一个散文刊物，名叫《美文》，我很赞成。美术、美声、美文都是很好的名称。当然要看实际。现在，散文的行情，好像不错，各地报刊争办随笔一类副刊，也标榜美文，但读之，名副其实者少。”

“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有些‘美文’实际是刻意修饰造作，成为时装模特。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不大通，遑谈美文！……还有名家，本来一句话、一个词就可以说清的意思，也一定连用许多同类的词，像串糖葫芦一样，以证明词汇丰富，不同凡人，这样的美文，也是不足称的。近年五四散文大受欢迎，盖读者已发现新潮散文既无内容、文字又不通，上当之余，一种自然取向耳。”

“作家、作品与政治的关系，现虽不再谈为政治服务，然断然把文学与政治分离，恐怕亦不可能，服务与否，原可不论。官人总得有人做，谁做也一样。只是有些作家，只能得意，不能失意，只能上不能下，则有愧于古人。韩柳欧苏，并非如此。毋庸讳言，当代一些所谓新潮作家，他的处女成名作，也是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得以走红。这本来无可厚非，继续努力，自然可成名家。然每当跻身官场（文艺团体也是官场），便得意忘形，无知妄作。政治多变，稍遇挫折，便怨天尤人，甚至撒泼耍赖。这不只有失政治风度，也有损作家风采。”

孙犁最后说：“文坛现状，使我气短，也很离得远些了。写东西也很少，也写不好了。但如有像样的东西，我一定寄您请教。”

面对文坛积习，老作家直抒胸臆，有的放矢。孙犁的文品人品，使平凹想起了有人评董其昌的话：尔熟吾生，尔巧吾拙，尔锐吾怠，尔施技与力，吾运韵于心。孙犁的清醒，不在逸人独尊，而在大风入世；看似老气横秋，实则凉目怡心。

平凹写作小说之际，不时发表言论鼓呼他的“大散文”观念。他在6月20日的《光明日报》著文说：“换一种思维看散文，散文

将发生一种质的变化。我们不喜欢准散文，它不仅是为文而文的抒情和咏物，以至于沦落到要做诗人和小说家的初学的课程，轻、浅，一种雕虫小技，一种‘大丈夫不为也’的境地。先人讲，文章千古事。做文章怎能是千古的事？我们理解，做文章的人不要一天到黑脑子里总是想着我的文章怎么做，怎样就凤头豹尾，如何起承转合。做文章的人应该‘平常’下心来，明白做文章是一种‘业’，同当将军一样，或同当农夫一样……生命都一样，‘业’或许有高下尊卑之分，但都是体证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的‘法门’，‘法门’在质上归一。若把自己的生命重点移到体证，而文章只是体证的一种载体，一旦有悟有感要说，提笔写出，这样的文章自然而然就是好文章，好的文章自然就有千古价值。”

平凹说：“为出版和发表而做文章，文章必然量多质劣。我们要尽力克服狭隘的散文意识，大开散文的门户。任何作家，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未来作家、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理论家，以及并未列入过作家队伍，但文章写得很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学者、艺术家等等，只要是好的文章，我们都提倡。在这块园地上，你可以抒发天地宏论，你可以阐述安邦治国之道，可以作生命的沉思，可以行文化的苦旅，可以谈文说艺，可以赏鱼虫花鸟。美是真与善，美是犹如戏曲舞台上的生旦净丑，美是生存的需要，美是一种情操和境界，美是世间的一切大有。”

平凹张扬起大散文的旗帜，频频发表有关散文建设的言论，加之《美文》勃发，风力强劲，一时间在中国散文创作界、评论界掀起轩然大波，几十年来形成的散文观念和创作模式受到强烈冲击，一些专家纷纷发表文章，就散文的历史和现状展开热烈讨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锡庆发表论文：《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认为自“五四”确立的文学四分法即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文学评论和研究提供了方便。其中，小说、戏剧是“向外”的叙事文体，“反映”客观世界即外宇宙，“再现”社会生活，它们由内（主体）而外（社会现实）地真实描绘典型、形象，画出国人的“魂灵”，以启悟人生，净化人的心灵；而诗歌和散文却是“内向”的抒情文体，“表